



梅蘿香

仲彝
戲刻
專集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出版

仲彝戲
劇專集
梅 蘿 香

實價國幣

外加郵費區費

著 者 顧 仲 彝

發 行 人 陸 高 誼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梅
蘿
香

四
幕
劇

原书空白

梅蘿香

人

梅蘿香

筱春蘭

桂 嫺

白森卿

馬子英

秦叫天

花大娘

地

第一幕 廈門

第二幕 上海

時

第三幕

上海

第四幕

上海

現代

第

一

幕

原书空白

佈景 廈門鼓浪嶼的上等旅館。廈門本是富商大賈退隱享福之處，腰纏數百萬，住着洋房抽着鴉片煙的團臉富翁，真是車載斗量，多得不可勝數。可是廈門商埠是中國地方，中國富貴人家素有迷信租界的習氣，所以不約而同的這班南洋「番客」都集居在舊公共租界的鼓浪嶼，鼓浪嶼雖是一個小島，經了這班大人先生們的栽培，和舊租界當局的經營，竟成了洞天別府，世外桃源；那高巍巍的洋房佈滿全島，光滑滑的大道四通八達。這幕的背景，就在這鋪陳的島上。

在日光巖下的半山上，建着一所華麗的旅館，樓高三層，磚分五色；露於臺左的一部分是這旅館後部的一角，約佔全臺四分之一。磚牆是棕色的。門開處有一片天然的石壇，成橢圓形。臺前放着一張長的雅緻的西式長椅，背向觀衆，椅上鋪着溫州席墊。帆布天幕，張在石壇上面。石壇的盡頭是在右臺近緣處；那裏有個出入口，牠的步階雖從臺下看不出來，但是必須表示那上山的路是嶮削而迂曲的。左右各有靠臂椅數隻，左邊還有一隻小桌子。欄杆上都繞着蔓纏的青藤；總之牠的種種佈置都顯示西式高貴氣派。後面可以望見繞鼓浪嶼的海峽，白茫茫，煙山隱約，那時已近傍晚，彩霞泛出紫紅的鮮色，白水縹成閃閃的金光；不多時暮煙四合，天空漸漸變成灰青，到幕布下降時，天色已全黑了。

幕降時，麝香依着右邊的欄杆，身體略略傾出，一手遮着夕陽，頭左側向山道望着，好似等待什麼人來到一般。她身穿家常的白紗旗袍，頭髮鬆鬆的挽着；她的姿態行動竭力摹倣小姑娘，倒確是很能動人——這是她終

身最得意的。

白森卿由左上。他身材魁梧，容貌端莊，不過微微有點肥胖；面上的鬍子刮得光光的，身穿白紡綢衫褲，鈕扣上掛着一串粗的金鏈條，白襪黑鞋，全身都很整潔。他嘴裏吸着香煙，進門時走上一歩，向蘿香半似思索的望着。

森卿 不好過？

蘿香 不。

森卿 那末爲什麼？

蘿香 沒有什麼。

森卿 心裏有事？

蘿香 也許是。

森卿 那兒有什麼？

蘿香 那兒？

森卿 你望的那兒。

蘿香 這條路直通新碼頭，聽說從廈門來的划子，上這碼頭最近。漳州來的船，也在那兒上岸的。

森卿 我知道。我在漳州做過好幾年生意。

蘿香（半似嘆氣）那我倒沒有知道。

森卿 這兒向南去沒有多遠。我住了兩年。

蘿香（還不轉過頭來）那倒有趣的。

森卿 那時我倒很弄了幾個錢；賺錢總是有興趣的。不過——

蘿香（還是心不在焉的倚着欄杆）不過什麼？

森卿 我猜不出你目不轉睛的望什麼？有人來麼？

蘿香 是。

森卿 楊老班的朋友？

蘿香 唔。

森卿 也是你的朋友？

蘿香 唔。

森卿 男的？

蘿香 男的，真正的男子漢。

森卿（知道她話裏深有意義，很閒散的將吸剩的紙煙向欄杆外一丟，緩步的走向左面臺前來，靠着椅子，背蘿香

而立。蘿香始終站在那裏沒有動，祇把左臂擱在臺上，手托着頭，仍是目不轉睛的望着山路）真正的男子漢，

你的意思——

羅香 就是——真正的男子漢。

森卿 跟你一般認識的男子，有什麼分別沒有？

羅香 有，絕對不同。

森卿 所以你今天不到廈門來接我，祇差個人來等我。

羅香 對啦。

森卿 我遠遠從上海趕來接你，也算誠心了；雖然，也許我的意思是錯的。

羅香 我想你是錯的。

森卿 你愛上了人罷？

羅香（順水推舟）對啦，愛上了人。

森卿 又來了。

羅香 不，第一次真愛。

森卿 以前你也這樣想過。女人的愛來的時候，總是真的。走向羅香）小孩子，你這次有沒有細細的考慮過？

羅香 考慮過的。

森卿 譬如，你說我聽。

蘿香 這個人是窮的——窮得很。他還沒有找到（走至靠椅倚着，用花傘在地上畫圖）好的事做。你知道，森卿，旁的人——你也在內——總多少有點兒銅臭的氣味。

森卿 他吃什麼飯的（走到左邊的桌子，坐下看雜誌）。

蘿香 他是報館的編輯。

森卿 哼，唔，做小說的。

蘿香 是，文學一方面。

森卿 我認得他麼？

蘿香 你怎麼會認得他。你今天纔從上海來，他上海又沒有去過。

（白森卿似喜似怒，似諷似笑的望着蘿香，正和他魁梧質直的人品，鐵灰色的頭髮和猛狗式的兇狀，相互襯托。蘿香此時富有少女天真的姿態——這一點很重要，因他們兩人性情的表現全在這點上。）

森卿 他多大年紀？

蘿香 二十五。你四十三。

森卿 不，四十四。

蘿香 要我告訴你麼啊？

森卿 隨你。

羅香 怎麼隨我？

森卿 不知道跟你我的計劃有沒有衝突？

羅香 難道你爲我有什麼計劃麼？

森卿 有的，辣斐德路的房子我已經退租啦。我在金神父路看到了一所洋房，倒還清淨，我知道你一定喜歡的。屋子的前面有個小小的花園，汽車間花棚都有。從此以後你要怎樣，就怎樣，一定比從前舒服得多。並且我已替你在明新舞臺說好，一到上海就搭班，掛二牌。

羅香 掛二牌？唱什麼戲呀？

森卿 唱第三本新宏碧綠。這齣戲唱了十幾年，一直紅到現在。最近明新舞臺老板請人編新宏碧綠，打新年唱到現在祇唱了兩本，你想紅不紅？現在三本編好了，只等你去演。

羅香 唱這種新戲真累，又唱不好。

森卿 這種新戲最合上海人的胃口。誰唱都會唱紅。不過這齣戲本錢很大。我對明新舞臺的老板說我情願出一半，祇要你能掛二牌。他已經答應了。看情勢這齣戲在上海至少可以演三四個月。這就是我的計劃，你看怎樣？

（羅香向左門沉思着走去，止步默想。）

蘿香 我不知道。

森卿 不喜歡？

蘿香 我不能說。

森卿 因為那報館的編輯麼？

蘿香 祇有這個理由罷。

森卿 你在這夏天裏對我總是似理不理的，可不是（走近左首桌邊）。

蘿香 （轉身向白森卿）什麼叫做似理不理？

森卿 不要嘴尖罷。我說的話祇有一個意思，並且你明明知道。我本性是媽媽虎虎的，但是你知道也

有個界線。你好在還沒有跳出這個界線，對不對？

蘿香 對了，今年的夏天真是美滿極啦；我從來沒有過過這樣快樂的夏天，我所說的快樂的夏天，你

懂麼？（走向白森卿）

森卿 唔。他二十五而貧，你二十三而美；他既是文人，自然風流瀟灑得很，我不是瞎了眼，猜想你們倆

一定愛上了。對不對？

蘿香 對啦，我也這樣想，不過我不贊成你說什麼風流瀟灑這一類話。（走到左首桌邊）他是一個男子，

我是一個女子，大家多少都有過一番經歷。我對他，他對我，都沒有半點兒虛偽欺騙。（坐下，拿糖匣

放在膝蓋上選糖。

森卿 那末金神父路的計劃和明新舞臺的事都祇好取消了？啊？

羅香 我並沒有這樣說。

森卿 如果你後天回上海，你心上要我明天走呢，還是等你走了再動身？

羅香 我也並沒有這樣說。

森卿 到底什麼頑意兒？

羅香 我現在不能對你說。

森卿 等他來麼？（跑過臺去，坐在左首椅上。）

羅香 對了。

森卿 你想他有所建議麼？

羅香 我知道他有的。

森卿 求婚？

羅香 很可能的。

森卿 你也曾經有過一次，弄了一個大錯。難道你再要去蹈覆轍麼？

羅香 唔，不過那個人跟以前不同。（手取桌上雜誌。）